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四回 饒長亭賢臣話別 臨險地智士施謀

卻說少主自從那日起，見劉瑾等有救駕之功，更將他們寵幸。翌日臨朝，就喚劉瑾上前，封他為內官司禮鑾儀監，實授團營軍機房，統理天下表章事務。是時在廷諸臣，前經入奏，主上未降諭音，猶冀龍心醒悟，貶此奸闖；不意是日臨朝，不問他事，先對劉瑾實授此職，眾臣心懷不忿，遂上前諫曰：「臣想軍機房事務，統理天下，及外國來往表章，並降黜升調諸臣之重任，非英偉才略之臣，不能當此，臣等想劉瑾胸無文繡，腹乏詩書，只可奔走宮闈，供君給使，豈宜付此重任，惟望聖主參詳。」少主斯時，只知溺愛權闖，那辨諸臣忠諫，且見己若御朝，凡有封賞，諸臣必定交章苦諫，又觸著劉瑾諸人臣，欲置主於煩噪之語，所以勃然大怒，對著諸臣罵曰：「爾等庸才，只是自圖安逸，欲置朕於愁煩，朕若不命劉瑾執掌此職，用爾為之，爾等更覺多事矣！且劉瑾現有救駕之功，理宜升賞，豈如爾等皆固位苟安之輩麼？」諸臣被罵，各皆俯首無言，是時梁儲身抱微恙，上朝乞假，是以不同諸臣進諫；及見少主大怒，又提起劉瑾救駕有功，心中甚是疑惑，遂勉強進前諫曰：「臣未知我主有何驚悚，遂至劉瑾有救駕之功，乞詳開示？」少主遂將遊玩事情，一一向梁儲說知。梁儲見說刺客被劉瑾所斬，心中已是不信，暗想：「刺客之來，必有主使之入，御花園中，非有內應，決不能到；且凡刺客，都是膽勇兼全之士，劉瑾乃無勇奴才，有何本領殺他；以我看來，此事定有機謀在內，惟是並無賊證，難與相爭；且主上近日寵幸異常，諒難諫止，莫若暫時隱忍，以觀其後。」於是上前告病，乞賜給假調醫。少主准奏，賞假一月，梁儲謝恩而退。少主又賜劉瑾八人許多財寶，然後退朝。諸臣皆含恨而出。惟有楊廷和李東陽、劉健、謝遷等一班大臣，知道少主昏昧，寵用群闖，難於諫阻，國家不久多事，乃各各上表求給致事。瑾遂矯詔下來，悉聽諸臣解印，毋須停留。惟有李東陽一人，不准告退，看官你道為何？只因他乃湖南宜宣府東湖縣人氏，由翰林院出身，現任戶部尚谷之職，素性謙恭，寡言少語，大有容人之量。故劉瑾那班奸黨，喜其平日不甚與他作對，又恐招人議論，謂他將忠良盡貶，故暗奏主上，大用其人。少主無計不從，就日加封李東陽為吏部尚書、華蓋殿大學士。李東陽只得趨朝謝恩。諸臣得接聖旨，各皆打疊旋鄉，同僚在長亭餞別：時李東陽亦在席上，不覺仰大歎曰：「我亦無心居此地，恨難同伴返鄉津。」百官聞言答曰：「大人何必發歎，從來豪傑處世，或潔身去世，或亡身濟世，各隨其遇，難以畫一；某等去後，萬望大人力展經濟，贊佐朝綱，以免生民塗炭，不勝厚幸。」自諸臣去後，少主覺朝內無人，及梁儲病癒，遂以兼掌六部尚書，入閣辦事。眾臣告退，適遇梁儲養病，不在其列，此亦上天留挽忠良，保護社稷之意也！

卻說劉瑾見忠臣去後，進用其黨、兵權日盛，是故中外群臣畏之；惟是他心中，仍懼著梁儲與李東陽二人，尚不敢十分猖獗，只管內揣上意，外劾諸臣，使其自顧不暇，無敢進諫。此時有左都御史銑彥，見諸臣告退，劉瑾弄權，遂會同十三道御史，交章人奏、請斥權闖以正國法。又有兵部主事王守仁，亦同上疏，懇追回舊日告退諸臣，復還原職，以開言路，並乞主上免宴罷歡，親臨國政，剪除奸佞，以安社稷；如若不聽臣言，縱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，下及邦家高亂之飢，諸臣誰敢進言，陛下孰從而聽之。疏入，帝乃對瑾言曰：「似卿何過，而眾臣屢次彈奏，卿果有甚仇恨，乃至此哉。」

劉瑾聞言，慌忙跪下泣曰：「奴僕非與各人臣有隙，但無羔羊美酒，不足以調人之口耳！譬如秋月在天，影瀉塵寰，佳人喜於玩游，盜賊惡其光明；春雨如膏，農夫喜其潤澤，行人惡其泥濘。上天猶且與人不足，何況於奴？即於陛下而言，身為萬乘之尊，不過稍為恒人之戲，以遣閒情，聽費何幾，所誤何事？而眾臣尚且多言斥奏，特恐陛下他日一舉一動，亦當聽命於諸臣，即有奸惡，亦不由萬歲廢棄。」少主乃拍案罵曰：「爾等糾黨恃眾，欲挾制孤皇乎？」遂即下令，將銑彥等各皆廷杖三十六，削職為民，永不復用。

可憐有等年老之臣，受刑不過，死於杖下。又將王守仁貶為貴州龍場驛丞，梁儲與李東陽急趕入朝保奏，不想諸臣已經被責，主上入宮去了。二人乃議曰：「方今主上年幼，惑於佞臣，我等受先帝托孤之重，理宜鞠躬盡瘁，為國捐軀，拼死陳奏；無奈忠良盡退，奸佞立朝，恐一旦變將起來，無人教授，豈不是有負先帝托孤之心？莫若暫留殘喘，察彼行藏，以免疏慮。」於是各回衙中去了。

再說王守仁，係江南臨安府，石屏縣人氏，由進士出身，秉性孤忠，不避權貴，武有孫吳之略，文有諸葛之謀，此日貶為龍場驛丞，收拾家眷，即日登程，直望貴州而去。不想劉瑾那廝，久知守仁智勇兼備之士，素性忠耿之人，恐其留為後患，就欲謀害於他，乃暗命心腹勇士四人，預先去到半途，僻靜險津，將他滿門截殺。守仁一路而來，見人煙漸漸稀少，兩岸盡是高山，極其險阻，前面去路，只容一舟可渡，忽然悟道：「為何到了這裡，莫非奸黨用謀，特遣我到此間，將我謀害不成。」乃止住舟人且慢進發，明日再行。

心中付道：「前者劉瑾那廝，也曾屢次命人說我拜他門下，奈我立志不從，故有今日之事！為何我同各御史一般上奏，主上既將諸臣廷杖削職，何獨貶我為龍場驛丞，顯係劉瑾這班奸黨，預知此處危津，可以埋伏刺客，故特遣我到此，將吾截殺，以絕後患耳！這等機謀，豈能出吾之料。」乃心生一計，並不向家人說知，寫了一封書信收在袖中，詐作瘋癲，胡言亂語，笑哭無常，逢人便罵。家人一時不知為計，左右諸人，一時未及堤防，被守仁趁著夜色朦朧，抽身上岸，走至江濱，棄冠眼於道上，投大石於波間，遺書一封，隱名埋姓，逃入武夷山去了。及至家人上岸，尋見遺物，皆謂守仁投江死了。

一時驚動，人人來看，信以為真。是時浙江藩臬及郡守楊萬瑛聞知，皆來設祭，家人婦子，亦成眼招魂，悲哀之聲，聞於數里。其書內有云：拜請楊郡守大哥，洩他著兵船護送家眷回鄉。楊萬瑛是日就命兵船護送他家眷回臨安而去。這是守仁自己脫身，猶恐奸徒害他家眷的意見。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